

〔印度〕泰戈尔 / 等著
〔俄〕托尔斯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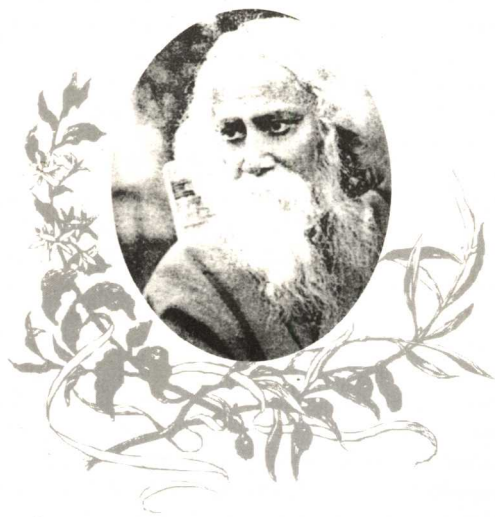
世界大师思想盛宴

WORD-FAMOUS THINKER'S GRAND BANQUET



思想大师谈天才的激情

THOUGHT GREAT MASTER DISCUSS INTENSE EMOTION OF GENIUS



生命因为付出了爱情而更为富足。

——泰戈尔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思想大师谈天才》
《天才的激情》

《天才的激情》

《天才的激情》



思想大师谈天才的激情

《天才的激情》



《天才的激情》

《天才的激情》

《天才的激情》

[印度] 泰戈尔 / 等著
[俄] 托尔斯泰

刘 恋 / 编译

世界大师思想盛宴

WORD-FAMOUS THINKER'S GRAND BANQUET



思想大师谈天才的激情

THOUGHT GREAT MASTER DISCUSS INTENSE EMOTION OF GENIUS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大师思想盛宴/向阳, 刘晓建编 —长春: 北方
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4

ISBN 7-5385-2786-9

I. 世… II. ①向…②刘… III. 哲学—文集

IV. 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2705 号

世界大师思想盛宴

书 名: 思想大师谈天才的激情

主 编: 向 阳 刘晓建

封面设计: 鲁 冰

出版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0431—5640624)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印 刷: 三河市德隆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85-2786-9/G·1924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3266 千字

印 张: 196

定 价: 750.40 元

本 册: 26.80 元

出版说明

21 世纪才刚刚开始，但我们可以预见这个新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随着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国人的改革开放开始，这个泱泱大国，就开始了自己的又一次复兴。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不断提升。正是基于此，我们想到了要出一套世界大师的学术名著思想丛书。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中国，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庸赘述，这些译本过去大多有单行本，各家出版的目的也不同，亦各有自己的系统，体例上也不完全统一，如今我们本着学术名著大众化、通俗化、实用化的原则，对这些作品进行重新编译，对原著的序跋予以删除，统一体例。相信读者朋友们懂得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们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理论水平为振兴中华民族而奋斗。对于丛书有欠水准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目 录

1. 人生不仅仅是活着	(1)
2. 爱是种理性	(6)
3. 爱心就在此时	(10)
4. 爱就是关怀	(18)
5. 现实的行动	(23)
6. 生命的召唤	(27)
7. 生命永恒	(31)
8. 正视死亡	(36)
9. 获得真正的生命	(43)
10. 人生的意义	(47)
11. 人生的真义	(51)
12. 理性的意识	(57)
13. 生命无边	(63)
14. 苦难使人更坚强	(69)
15. 生命的痛苦	(78)
16. 充满爱心的人生	(83)
17. 通过别人认识自己	(84)
18. 幸福的人类	(87)
19. 真正的幸福	(90)
20. 神的象征意义	(92)
21. 人的品质	(103)
22. 宇宙的精灵	(111)
23. 艺术天才	(117)
24. 人的本性	(126)
25. 心灵际会	(134)
26. 成长的启蒙	(139)
27. 精神的自由	(148)



1. 人生不仅仅是活着

的确，“人不会感觉到理性意识的要求而只会感觉到动物性的自我要求”的事实，也可以说是“一个人若将理性集中于加强动物性欲望的方面，所得到的结果是受到动物性欲望的支配，因而对于人的真正生命就不会考虑到”。这也是繁茂的恶德的杂草会压坏了真正的花草嫩芽。

现代的世界若无这种状况，似乎反而令人感觉不可思议。“个人的人格的最高成就也是将动物性的自我要求全盘性地扩大”、“民众的幸福也是民众具有很多欲望且能够满足这些欲望的状态”、“人的幸福也是能够满足人的欲望之意”，例如这些说法都是过去很多社会上的指导者公开表示的，而现代世界上仍有人这样认为。

受到这种教导的现代人必定会说“我们不会感觉到理性意识的要求，可是，会感觉到动物性的自我要求”。如果说这样的话，反而显得不自然，由于这些人把理性集中于自己的欲望的家庭，所以，这些人绝不会感觉到理性的要求，他们是一心一意使生活中充满了动物性的欲望，当然，他们也不会舍弃自己的动物性欲望。





现代人经常会说“要舍弃动物性的自我本身是办不到的事”。这些人也许故意将问题夸大其词，比方说，“必须使动物性的自己服从于理性的意识”的一句话当作“必须舍弃动物性的自己”的错误解释。

他们又会说“那是不自然的事，也可说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并没人说过“必须舍弃动物性的自我本身”。对理性者而言，动物性的自我本身是不可缺少的。要维持动物的生命时，呼吸运动或血液循环是不可缺少的，同样的理由，理性者也不可缺少动物性的自我本身。我深信没有人敢对自己说“赶快停止血液循环”，也不会对动物说“停止血液循环”，由于这种话是无益的，同样的理由，也不应对理性者说“舍弃动物性的自己”，由于动物性的自己是理性者的生活上不可缺少的条件，这正如血液循环是维持动物生命所不可缺少的。

动物性的自我本身不会将要求特别扩大地提出。倘若特别扩大地将动物性的自我要求提出，这就很明显地是朝向错误方向的理性。并非引导生活的理性，也非使生活更舒适的理性，而是煽动物性欲望的理性。

“动物性的自我”的正当又自然的要求经常单独被满足，换言之，人丝毫不需考虑着“今天是否必须饮食”或“今天要吃什么、穿什么”。只要人过着理性的生活，这些要求很自然地就被满足，这正如空中的鸟或山野的花草很自然地会获得满足。实际上，有理性者又有谁敢相信“只要满足了动物性的自我要求，就可解除自己生存的痛苦”。

人的生存的凄惨并非人做了“个体的肉体存在”后才产生的，而人本身的个体的生存就是人生且被感觉是幸福，因而才产生的。在人的脑子里所产生的矛盾、分裂、痛苦是将人生视之为幸福所致。





也可以说，让动物性的自我要求无限制地扩张，很自然地将自己的理性力量集中，结果，无法应付理性的要求，此时，人类就会产生痛苦。

动物性的自我本身是不能舍弃的，也没有舍弃的必要，这正如人不能舍弃人的生存条件，也没有舍弃的必要。可是，人类不能将生存条件视之为人生，由于这些生存条件是可利用的，必须要善加利用，但是，却不可将生存条件当作人生目的来考虑。人类所应舍弃的并非动物性自我本身，而是动物性的个人幸福。人类不可将动物性的生存视之为人生，如此才能确立理性与个体的正当关系，也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获得也就是人生目的的真正幸福。

“将动物性的生存当作人生来考虑的做法，也就是否认生命、人生”、“舍弃动物性的个人幸福才是获得生命的惟一之道”，以上的这种说法乃是自古人类的伟大指导者们所给予人类的训言。

对于这些训言，现代人却批评着——“可是，这又算什么？难道这就是佛教吗？涅槃只是立足于柱子上而已”，如此地说着，似乎他们很理解的样子，可是，对于大家很了解的事或不了解却不得不了解的事，这些人似乎很巧妙地推翻了。

这些人说着“那就是佛教，就是涅槃”！而且又会令大家感觉到似乎把大家所想的事很轻易地推翻了，也是对于大多数人过去所承认而如今也承认且大部分人很理解的事——即“动物性的生活会带来破灭且毫无意识”的事实，以及“想要脱离这种会带来破灭又无意义的生活时，必须舍弃个人幸福”，这些人似乎将它轻易地推翻了。

“舍弃动物性的个人幸福才能获取真正的生命”，大部分的人类对于人生就存有以上的想法，现在也有这样的想法。古





代伟大的圣贤们也是将人生作了以上的看法。所以，对人生就无法作另一种看法。虽然如此，可是，一些现代人却满不在乎地主张着这种人生观念的看法是一种错误。这些人相信着“人生的一切问题虽然不能圆满地解决，可是，电话机、细菌学、电灯、无烟火药等等都已出现而会来圆满地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对于“舍弃动物性的个人幸福”想法，只认为是古人的无知。

实际上，这些现代人也不仔细地思虑——由于舍弃个人的幸福而将进入涅槃寂静境地，因而数年来却以一只脚立足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印度人——乘坐火车至世界各角落活动，而在电灯光线下，将自己畜生般的姿态暴露于世界人士的眼前，又以电信、电话来自我宣传的现代欧洲社会中的野兽化现代人。这些印度人早已感觉动物性的生活与理性的生活之间有矛盾的存在，因而想以自己的力量来解决这些矛盾，可是，文明社会的现代人反而不知这个矛盾，不但不知，也不想相信这种矛盾的存在。“人的生命并非人的个体的生存。”这是人类数千年的精神劳动下所获得的一句话，而这句话也是人在灵魂中所了解的真理。和地球的自转或引力的法则同样的，这是毫无疑问的真理。无论学者或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无论男女老幼，总之，正常者就能理解这个真理。不理睬这种真理者是非洲或澳大利亚未开发的原始人，以及居住于欧洲各大都市而回复为未开发的原始人之富裕阶层者。这个真理如今成为人类的资产。倘若人类在机械学、代数学、天文学等知识方面毫无退步，则人类在生命定义的根本的知识方面也不会退步。对于人类经过数千年的生活才获得的事人类不可能遗忘，也不可能从意识中消失。现代欧洲社会的科学就把生命视之为个体的生存，那种古老又野蛮的观念必须想尽方法来复兴，可是，这种尝试只





会将人类理性意识的成长更明显地表示出来而已。这正如由于小孩已长大，因而原本能穿的衣服如今却穿不下了。对于社会的自杀行为也曾经进行哲学性的考察，而其自杀的比例增加，由此可见，人类对于已经毕业阶段的意识是无法回复的。

就是说，人类将人生视之为个体的生存的阶段已经结束，因而不能回复至这种人生观，同时，也无法忘记人的个体的生存是毫无意义的事实。我们在谈话、写字发现某东西后而来改良我们动物性的生活时，总是无法获得个人的幸福，现代理性者都知道这个事实，这称得上是真理的。

“虽然如此言之，地球仍然在转动。”问题不在于推翻伽利略或哥白尼的地动说，而是来发现新的天动说之意。地动说如今已成了全人类共同意识，所以，必须研究地动说而使之更发展，以便找出更杰出的理论，这才是重要的。对于婆罗门教徒、佛陀、老子、所罗门、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家们以及所有的思想家们所说的“想要获取个人的幸福是不可能的”问题，也可有同样的说法。人类对于这个说法，不可不知，也不可不清，应明了地理解这句话，才可再进一步寻得结论。





2. 爱是种理性

有理性者不能只满足于动物性的自己的欲望而生存，否则所有的人生之道都会被阻挡不通。人的动物性个体所向往的目标——这些目标都不能达到。理性意识总会找寻另一目标，而这些目标是可达到的，且能满足人的理性意识，可是，受到现代的错误教导所影响的人在一开始时，却认为这些目标是与动物性的自我相反的。

在现代社会中成长者总是心怀很多动物性的欲望，这种人纵使会考虑着理性的自我才是原本自我状态，可是，理性的自我之中，并不会感觉想要生存的欲求，而这种人会感觉想要生存的情况在动物性的自我本身中才能感觉到。这种人的“理性的自我”本身并没活着，也不想活着，仅对人生旁观而已。如此，这种人的“理性的自我”毫无感觉想要生存的欲求，另一方面，“动物性的自我”就朝向无法到达的目标而尝尽了痛苦，因此，对于这种痛苦的情况，必须尽快脱离才是。

现代的一些哲学家们就把问题作了不诚实的解决，这些人一方面否定人生，另一方面却又不想立即把握机会脱离这种人





生而仍继续活下去。然而自杀者们很诚实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自己动手结束自己的生命，由于他们认为在人生中充满着恶的关系。

对他们而言，自杀就是为了脱离现代人的生活不合理时的惟一方法。

厌世主义哲学和最普遍的自杀者们会作如下的考察，“动物性的自我本身是会存在的，而且具有想生存的欲求，而具有这种欲求的动物性自我绝不会感觉满足。另一方面，另一个自我也存在着，这个自我就是理性的自我。理性的自我并无想要生存的欲求，是带着表面上的生存的喜悦而来旁观着动物性自我热求以及否认生命。

如果我们服从于动物性的自我，那我们就无意义活下去，仅对着不幸前进，结果，遭受更多的不幸。倘若我们能服从于理性的自我，那想要生存的欲求就会自然消除。此时，我们就可了解——将追求个人幸福当作生存的惟一目的之生活是无意义的，也是不可能的，而将生存的目的置于理性意识中却也是无意义的，相信并没有人喜欢这么做。我诞生的根源——也可说是神，我应该服从于神吗？我为什么要服从？虽然神也许存在，可是，我若没有出现，神必定也会找另一个人来做事吧！那么，我又有何用处呢？人生就似乎一出戏，你一直欣赏着而至深觉倦怠之时即可，倘若有了倦怠感，你就可告辞离去。

这既是人类在婆罗门或佛陀之前所具有充满矛盾的人生观，而现代的虚伪指导者就想把人类回复至虚伪的人生观。

人类的动物性欲望已经到达不合理的极限，而当头脑清晰时，理性就会否定一切的动物性欲望。可是，往往动物性的欲望已经扩张得很大，几乎蒙蔽了人的意识，所以，人才会感觉似乎理性否定着天生的一切，就似乎感觉倘若理性所否定的东





西能从自己的生命意识中消除，那就不会留下任何东西。此时，人类却不会去注视所留下的东西，以为任何留下来的东西毫无用处，可是，其实在留下来的东西中才有真正的生命。

然而，“在黑暗中就有光线光辉，而黑暗无法胜于光线。”

是否继续着目前毫无意识的生存？或者自己了断生命？对于这种矛盾，真理会给予教导且解决这个问题。

“有关幸福的教导”也可以说真理的教导自古一直告诉人们——为了动物性的自我本身而人们往往找寻着那些毫无意义的幸福，这种幸福并非偶然地就可获得的幸福，可是，这种幸福仍是无益的，应该追求经常可获取的且绝对不会被夺取的幸福才好。

这种真正的幸福并非从舆论就可引导出来的，也并非至某一地寻找才找得到的，更不是运气佳才可获取的幸福。这种幸福也是人类最了解的幸福，且堕落者直接以这种幸福为目标而努力。

无论任何人都是从稍懂事的少年时代就了解，除了动物性的个人幸福之外，还有另一个更高度的人生幸福的存在。这种高度的人生幸福并非满足了动物性的自我的欲望就可获得的，反之，越放弃动物性的个人幸福，才会越增加幸福。

每一个人都了解能解决人生的各种问题且能带给人类最大幸福的那些情感，换句话说，也就是“爱心”的情感。

生命就是服从理性法则的动物性个体的活动。人的动物性个体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必须服从的法则就是理性。而“爱心”是人类惟一的理性活动。

动物性的个体会追求个人的幸福。理性会提醒人类，个人的幸福是无益的，同时，也会告诉人类真正的生命的惟一道路。而这一条道路中的活动就是“爱”。





人类的动物性个体总是寻找着幸福，而理性意识会找寻彼此竞争的一切生物的凄惨状态来提醒人类。理性的意识也会告诉人类，人类所能获取的惟一幸福就是如下的状况，这种幸福并非与他人竞争才可获得的幸福，而且这种幸福也不会中断，又不致使人于中途深感厌恶。在这种幸福中，人对于死亡就不会产生恐怖感。

人类在自己的灵魂中可看得到理性所告诉人类的幸福——也是人类能够获得的惟一幸福——能够给予他人具有爱心的感情。这种状况就正如要寻找一把钥匙来配合个锁。这种爱的感情不但可解决过去的人生矛盾，而且由于有这种矛盾，爱心才能显露出来。

一个人的周围有着许多人，而这许多人都是为了自己着想却要来利用这一个人，可是，爱的感情能使这一个人为了大家来服务。

动物性的个体会痛苦。爱的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缓和这种痛苦。动物性的个体一方面追求着动物性的个人幸福，而另一方面每增加一次呼吸都会更接近最大的不幸与死亡。如此，逐渐压迫而来的死亡的影子，迟早就会毁灭一切的动物性的个人幸福的美梦。爱，这种感情不但会消除死亡的恐惧，且会使一个人为了他人的幸福而努力。



3. 爱心就在此时

每一个人都了解——“爱”能够解决人生的一切矛盾，而将人生追求的那种完全的幸福给予人，也就具有这种特别的力量。可是，不了解人生意义的人会说：“但是，这种爱的情感很少出现，纵使出现也很快又消失，并且留下很难承受的痛苦的人。”

可是，了解理性意识的人就认为：“爱就是生命惟一的正当的表现。”不了解人生意义的人却不会有这种想法，这些人必定认为：“爱只是在人生中会产生的数不尽的各种偶然之一而已。”也就是他们会认为——爱就是人类在生存中会体验的数不尽的各种情绪之一而已。也可以说，要求穿着打扮得漂亮、热衷于学问或艺术、专心于自己的工作、成为名誉欲或利欲的俘虏、见到英俊的小白脸或漂亮的小姐时就很不自在地产生恋情，如此，乃是各种情绪之一而已。不了解人生意义的人又会思考——爱的气氛并非人类的生命中的本质，而是偶然性的情绪而已，也就是与一个人生存中所体验到的各种气氛相同，是与自己的意志完全无关的气氛。不但如此，我们还会听到或看到如下的见解，即“爱就是会扰乱生命中的正派流动



而令人困扰的不正常的气氛”，这正如猫头鹰见到太阳升起时会产生的一般见解。

虽然如此，有这种感觉的人，却仍会感觉爱的状态即具有其他的情绪所没有的特殊的重要部分。这种人由于不了解人生的意义，当然更不会了解爱。这些人甚至认为爱的状态与其他的状态同样是凄惨的且充满迷惑的。有如下的诗句：

“付出爱心吧？……可是，该付予谁呢？

如果是虚伪的爱，则毫无意义。

然而永恒之爱是可能存在的……”

人类就有如下漠然意识：“在爱的里头即有能脱离人生的凄惨状态的救星以及具有惟一真正的幸福感”。对于人生意义，不了解的人却会说“爱不能成为救星”。如此，漠然的意识和不了解人生意义的人类的告白在上述的诗句中也同时表现得很正确，“若毫无值得去爱的人，那任何爱都会消失。所以，爱能够带来幸福之时，也就是值得爱的人存在之时，也就是永远值得去爱的人存在之时。可是，这种人根本不存在，所以，想要依爱而来救助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爱与其他的各种状况同样是虚伪的，也是痛苦的。”

有些人就告诉他人：“人生本来就是动物性的生存。”如此告诉他人的人或受到这种教导者，当然就会把爱作这种解释，除了这种解释之外，丝毫不能了解。

这些人所考虑的往往和我们本能性与爱直接有关的概念相反。对他们而言，爱并非是带给被爱者和爱者双方幸福的高贵活动。将动物性的生存视之为人生所考虑的爱大致就如下情况。只考虑着让自己的子女更幸福，而将其他饥饿中的婴儿正在吸食的母乳抢夺过来，一心一意仅顾虑自己的子女能养育得更佳就可的母亲的情感，也有如下的状况。为了自己的子女

